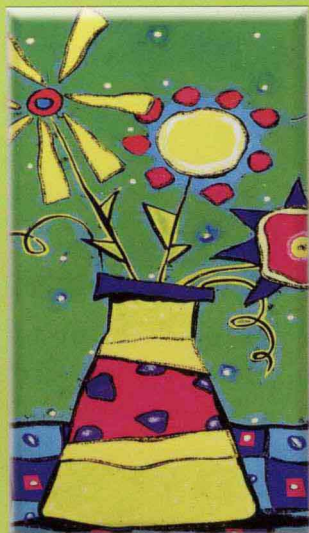


微型小说也

清新

〔日〕川端康成等◎著



长江出版传媒

长江文艺出版社

IN 阅读

微型小说也 清新

[日] 川端康成 等著



长江出版传媒
长江文艺出版社

新出图证(鄂)字 03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微型小说也清新 / (日)川端康成等著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3.7

(IN 阅读)

ISBN 978—7—5354—6634—1

I.微… II.川… III.小小说—小说集—世界 IV. I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71425 号

策 划: 闻 勇

责任编辑: 刘舒谊

责任校对: 陈 琪

封面设计: 异一设计

责任印制: 左 怡 邱 莉

出版:  长江出版传媒  长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 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邮编: 430070

发行: 长江文艺出版社

电话: 027—87679360

<http://www.cjlap.com>

印刷: 枝江市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92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张: 7.25

版次: 2013 年 7 月第 1 版

2013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 195 千字

定价: 25.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举报电话: 027—87679308 87679310)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目 录

- | | |
|------------|------------------|
| 桥边的老人 | [美]海明威(1) |
| 人靠什么活着 | [俄]列夫·托尔斯泰(3) |
| 蒲公英情人 | [美]欧·亨利(6) |
| 爱的磨难 | [美]欧·亨利(9) |
| 夏天的鞋子 | [日]川端康成(11) |
| 沉睡的大拇指 | [美]威尔逊(13) |
| 雨伞 | [日]川端康成(15) |
| 娶新娘的车 | [日]川端康成(17) |
| 香伯 | [新加坡]尤今(19) |
| 冰淇淋女孩 | [美]马里恩·斯科伯林(21) |
| 银色保时捷 | [美]米丽亚姆·希尔(23) |
| 害羞的爱先生 | [阿根廷]法比安·塞比亚(25) |
| 写给姐姐的情书 | [德]冈·施潘(27) |
| 系于一发 | [奥地利]施普林根施密特(30) |
| 时令鲜花 | [法]安德烈·莫洛亚(32) |
| 情书风波 | [墨西哥]亚·内尔沃(36) |
| 吻 | [瑞典]雅·瑟德尔贝里(38) |
| 不出手的懦夫 | [美]贝斯·克拉克(40) |
| 第六枚戒指 | [美]简·伯特(42) |
| 垃圾箱里的玫瑰 | [美]卢·基利安·泽威克(44) |
| 独庆银婚 | [美]迪恩·墨菲(47) |
| 谢谢你,儿子 | [美]汉诺奇·麦克卡迪(49) |
| 列车上遇到的姑娘 | [印度]拉斯金·邦德(51) |
| 奇迹刚刚开始 | [美]迈克尔·杰弗里斯(54) |
| 叙述爱的无穷种方式 | [意大利]维维阿娜(56) |
| 一个纽约客的临终遗言 | [美]以程(58) |
| 标错的价签 | [美]洛林·格雷格尔(60) |
| 奶奶的初恋情人 | [美]阿诺德·费恩(62) |

- | | |
|------------|-------------------|
| 情人节的木兰 | [墨西哥]卡洛斯·埃里森(64) |
| 一双靴子 | [美]查辛(66) |
| 当玫瑰花开的时候 | [阿根廷]佩德罗·普拉多(68) |
| 美丽的谎言 | [新加坡]希尼尔(70) |
| 一个爱情故事 | [瑞士]克·卡文(72) |
| 选择 | [英]罗·克·库克(74) |
| 看望 | [德]海·格兰特(76) |
| 母亲的勋绩 | [西班牙]狄森塔(78) |
| 一对夫妇的故事 | [意大利]意大洛·卡尔维诺(81) |
| 绿色的秘密 | [美]玛丽·迪拉姆(84) |
| 妈妈的秘密 | [日]演赤川次郎(87) |
| 铁圈 | [俄]索洛杜布(89) |
| 温馨之夜 | [美]简·露易丝(92) |
| 菩萨的汇款 | [缅甸]甘妙坎(95) |
| 魔盒 | [英]洛契弗德(98) |
| 母亲的来信 | [俄]克拉夫琴科(101) |
| 父亲最高兴的一天 | 路 遥(103) |
| 盲人看 | 毕淑敏(106) |
| 我就这么喜欢你 | 史铁生(109) |
| 恋人 | 史铁生(111) |
| 老爱情 | 苏 童(113) |
| 教堂的钟声 | 阿 成(115) |
| 没用的故事 | 刘心武(117) |
| 要爱情 | 王 朔(119) |
| 把犯错的人当您的女儿 | 尤 今(121) |
| 水井在前院 | 林斤澜(123) |
| 一吻三十年 | 高建群(125) |
| 高处的药匣 | 刘心武(128) |
| 找回颤动的感觉 | 林 夕(130) |
| 没有灯光的爱情 | 古保祥(132) |
| 相互交换一小时 | 一 一(134) |
| 逃出那间房子 | 包利民(136) |

17岁,温暖的酸汤面	王世虎(138)
永远的蝴蝶	陈启佑(141)
暂缓离婚	赵 婕(142)
忘不了的隔壁姑娘	徐立新(144)
根缠绕叶相握	林心蕊(146)
一元钱的捐助	李冬梅(149)
上帝掉了一只高跟鞋	李丹崖(151)
妻子的逻辑	刘建超(153)
爱的延续	朱道能(156)
敲雪	刘靖安(159)
开在肩头的鸢尾花	高 曼(162)
什么最重要	雪小禅(164)
一只眼睛看爱人	古保祥(167)
等你回家	丁立梅(169)
叔父的酒店	李雪峰(171)
坐在夏天里等秋天	田双伶(173)
幸存者	梁小萍(176)
我来检查爱情	陈凤群(178)
私房钱	佛 刘(181)
开往春天的地铁	潘 格(183)
差一分钱	葛取兵(185)
你是我爱的人	韦延才(187)
两代狙击手	李 培(189)
父亲的李子熟了	武秀红(192)
女儿煮的第一碗面	佟才录(194)
等待英雄儿子归来	照日格图(196)
再等等	邵火焰(199)
错寄情书给父亲	贺双龙(201)
顺便的爱,最好的爱	鲁小莫(203)
藏在岁月里的温暖	王 豪(205)
虚构的天使	积雪草(207)
四姨的爱情	邓耀华(210)

父亲的显摆

林特特(213)

钱包

高振桥(215)

别等到葬礼再相见

古 木(218)

洗手间里的晚宴

周海亮(220)

红衬衫

季 明(222)

苏子兄弟

于艳丽(225)

桥边的老人

[美]海明威 / 文 宗白 / 译

一个戴钢丝边眼镜的老人，坐在路旁，衣服上尽是尘土。河上搭着一座浮桥，大车、卡车、男人、女人和孩子们涌过桥去。骡车从桥边蹒跚地爬上陡坡，一些士兵帮着推动轮辐。卡车嘎嘎地驶上斜坡就开远了，把一切抛在后面，农夫们还在齐到脚踝的尘土中踟蹰着。那个老人坐在那里，一动也不动。他太累，走不动了。

我的任务是，过桥以后，侦察对岸的桥头堡，查明敌人究竟推进到什么地点。完成任务后，我又从桥上回到原处。这时，车辆已经不多，行人稀稀落落，那个老人还在原处。

“你从哪儿来？”我问他。

“从圣卡洛斯来。”他说着，露出笑容。

那是他的故乡，提到它，老人高兴起来，微笑了。

“那时，我在看管动物。”他对我解释。

“噢。”我说，并没有完全听懂。

“唔，”他又说，“我知道，我待在那儿照料动物。我是最后一个离开圣卡洛斯的。”

他看上去既不像牧羊的，也不像管牛的。我瞧着他满是灰尘的黑衣服、尽是尘土的灰色面孔，以及那副钢丝边眼镜，问道：“什么动物？”

“各种各样，”他摇着头说，“唉，只得把它们撇下了。”

我凝视浮桥，眺望充满非洲色彩的埃布罗河三角洲地区，寻思究竟要过多久，才能看到敌人，同时一直倾听着，期待第一阵响声，它将是一个信号，表示那神秘莫测的遭遇战即将爆发，老人始终坐在那里。

“什么动物？”我又问道。

“一共三种，”他说，“两只山羊，一只猫，还有四对鸽子。”

“你只得撇下它们？”我问。

“是啊。怕那些大炮呀。那个上尉叫我走，他说炮火不饶人哪。”

“你没家？”我注视着浮桥的另一头，那儿最后几辆大车正匆忙地驶下河边的斜坡。

“没家，”老人说，“只有刚才讲过的那些动物。猫，当然不要紧。猫会照顾自己的，另外几只东西怎么办呢？我简直不敢想。”

“你的政治态度怎样？”我问。

“政治跟我不相干，”他说，“我 76 岁了。我已经走了 12 公里，再也走不动了。”

“这儿不是久留之地，”我说，“如果你勉强走得动，那边通向托尔托萨的岔路上有卡车。”

“我要待一会，然后再走，”他说，“卡车往哪儿开？”

“巴塞罗那。”我告诉他。

“那边我没有熟人，”他说，“不过，我还是非常感谢你。”

他疲惫不堪茫然地瞅着我，过了一会又开口，为了要别人分担他的忧虑，“猫是不要紧的，我拿得稳。不用为它担心。另外几只呢，你说它们会怎么样？”

“噢，它们大概挨得过的。”

“你这样想吗？”

“当然。”我说边边注视远处的河岸，那里已经看不见大车。

“可是在炮火下，它们怎么办呢？人家叫我走，就是因为要开炮了。”

“鸽笼没锁上吧？”我问。

“没有。”

“那它们会飞出去的。”

“嗯，当然会飞。可是山羊呢？唉，不想也罢。”他说。

“要是你歇够了，我得走了。”我催他，“站起来，走走看。”

“谢谢你。”他说着撑起来，摇晃几步，向后一仰，终于又在路旁的尘土中坐下去。

“我在照看动物，”他木然地说，不再是对着我讲了，“我只是在照看动物。”

那天是复活节的礼拜天，法西斯正在向埃布罗挺进。天色阴沉，乌云密布，法西斯飞机没能起飞。这一点，再加上猫会照顾自己，或许就是这位老人仅有的幸运吧。

人靠什么活着

[俄]列夫·托尔斯泰

一个寒冷的冬夜里，一个鞋匠在守了一整天空荡荡的店铺后，拖着一身疲惫，返回他那破旧的小屋。

突然，他发现，在街角一座小礼拜堂那儿，仿佛有个白色的东西在蠕动……

哎呀！是一个人呢！凛冽的寒风中，他竟然光溜溜的一丝不挂！鞋匠走到他的面前，脱下了自己的外套，披到他身上，脱下脚上的鞋子，替他穿上。那人依旧动也不动。

“走吧，到我家去。”鞋匠说。

鞋匠太太看到丈夫领了个陌生人回来，脸上的表情瞬间换了个样，因为，她丈夫的衣服竟然全穿在那个陌生人身上。

“给他一些食物吧！”鞋匠对他的妻子说。“只剩一块面包了！”鞋匠太太大声抱怨着。

鞋匠压低了声音说：“给他吧！他看起来好像已经饿了很久，要是再不吃些东西，他会死的。”鞋匠太太将柜子里仅剩的一块面包拿给了那位陌生人。那人看了看鞋匠夫妇的脸庞，苍白的脸上浮起了一丝微笑。就这样，鞋匠夫妇收留了这个倒在雪地的年轻人，并且教他做鞋子。无论教他干什么，他都领会得很快，干起来就像缝鞋缝了一辈子似的。

日子一天一天、一星期一星期地过去，年轻人仍旧在鞋匠家住着，干他的活。他的名声传开了，谁做靴子也没有他做得利落、结实。这一带的人都找他做靴子，鞋匠家渐渐富裕起来。

冬季里的一天，鞋匠正在干活，有辆马车摇着铃铛驶到屋前。由车厢里钻出一位穿皮大衣的老爷。老爷把一个包着皮子的包袱放在桌上说：“这是德国货，值 20 卢布。你能用这块皮子给我做一双靴子吗？”

“行，大人。”

“你得给我做一双一年穿不坏、不变形、不开绽的靴子。我给 10 卢布工

钱。”

送走了老爷，鞋匠对年轻人说：“活儿我们接了，可别惹祸。皮子贵重，老爷又凶，可不能出岔子。你比我眼力好，你裁料，我上靴头。”

年轻人接过皮子，铺在桌面上，一折二，拿起刀子就裁。

“你这是怎么啦？真要我的命！老爷定做的是靴子，可你做的是什么？”

他的话音未落，门环响了，进来的是那位老爷的仆人。一进门就大声嚷嚷：“不用做了！老爷还没到家就死在车里了。太太对我说：‘你去告诉鞋匠，靴子不用做了，赶快拿那块料做一双给死人穿的便鞋。’”

6年过去了，年轻人一直留在鞋匠家中，他像往常一样，不出门，不多嘴，这些年来只笑过两次，第一次是女主人给他端上晚饭的时候，第二次是向那位老爷笑。鞋匠对自己的雇工满意极了，再不问他的来历，只怕他离开。

有一天，有个女人上鞋匠家来了，身上穿得干干净净，一手牵着一个穿皮袄、戴绒头巾的小姑娘。两个小姑娘长得一模一样，只是其中一个左腿有毛病，一步一跛的。

女人在桌边坐下，说：“我想给两个小丫头做皮鞋，春天穿。”

鞋匠量了尺寸，指着小瘸子说：“她是怎么成这个样子的？多好看的一个小姑娘，生下来就这样吗？”“这是五六年前的事了，”她说，“那时候我和我男人在乡下种地，跟她们的父母是邻居。那家只有当家的一个男人，在林子里干活。有一回，一棵树放倒的时候压在他身上，把五脏六腑都快压出来了，抬到家就断了气。那个星期他女人生下一对女儿，就是这两个。家里穷，又没人帮忙，那女人孤零零地生下孩子，又孤零零地死了。

“村里的妇女只有我在奶孩子，人们就把两个丫头暂时抱到我家去了。那时候我年轻力壮，吃得又好，奶水多得直往外冒。上帝让这两个丫头长大了，而我的孩子第二年却死了。以后上帝再也没有给我孩子，可是日子越过越好。要是没有这两个丫头，我该怎么过啊！”

鞋匠送妇人出去的时候回头看了看年轻人，只见他坐在那里，把叉在一起的两手搁在膝头上，望天微笑。

鞋匠走到他跟前问：“你怎么啦？”

年轻人从板凳上站起来，放下活计，解了围裙，向鞋匠鞠了一躬，说：“请主人原谅。上帝已经宽恕了我，请你们也宽恕我。我本是天使，上帝派我去取

一个女人的灵魂。我降到地上，看见一个女人病在床上，她一胎生了两个女儿。两个小东西在母亲身边蠕动，母亲无力起来喂她们吃奶。她看见我，明白是上帝派我来取她的灵魂，就哭了，并且说：‘天使啊！我男人刚死，是在林子里给树砸死的。我没有姊妹，也没有三姑六婆，没人帮我养孩子。你先别取我的灵魂，让我自己把两个孩子抚养成人！孩子没爹没娘活不成啊！’我听信了她的话，对上帝说：‘我不能取一个产妇的灵魂。’上帝说：‘你去取这产妇的灵魂，以后你会明白三个道理：人心里有什么，什么是人无能为力的，人靠什么活着。等你明白了这三个道理，再回天上来。’我又回去取了那产妇的灵魂。两个婴儿从母亲怀里滚到床上，母亲的身体倒下时压坏了一个婴儿的一条腿。我升到这个村子上空，准备把产妇的灵魂交给上帝，但是一阵风吹来，折断了我的翅膀。那灵魂独自到上帝那里去了，我摔到地上，倒在大路旁。”

接着天使说：“当你的妻子将橱柜里仅有的那块面包递到我的手中时，从她的眼神，我想起了上帝的第一句话，‘你会知道人心里有什么’。我明白，人心里有爱。上帝已经开始向我显示他答应向我显示的东西，因此我高兴极了，第一次露出了笑脸。

“我在你们这里住下来，生活了一年。有个人来定做一年不会坏、不开绽、不变形的靴子。我看了他一眼，忽然发现他背后站着我的朋友——死亡天使。只有我看得见这位天使，我认识他，并且知道，在日落以前这个阔佬的灵魂就要被取去。于是我想，这人要给自己预备一年用的东西，却不知道他活不过今夜。我便想起上帝的第二句话：‘你会知道什么是人无能为力的。’

“但是我还不明白人靠什么活着，于是我继续等待上帝向我揭示最后一个道理。第六年来了两个小姑娘和一个妇人，我认出这两个小姑娘，知道她们是怎样活下来的。于是我想，当那位母亲求我为了两个孩子留下她的灵魂时，我听了她的话，以为孩子没爹没娘就没法活下去，结果一个陌生女人把她们抚养大了。当这个女人怜爱别人的孩子而流下泪来的时候，我在她脸上看见了真正的上帝，并且明白了，人靠什么活着。我明白，上帝向我揭示了最后一个道理，并且宽恕了我，所以我笑了。

“我现在明白了，人们活着完全是靠爱。谁生活在爱中，谁的生活里就有上帝，谁心中就有上帝，因为上帝就是爱。”

蒲公英情人

[美]欧·亨利

和舒伦堡家庭餐馆达成的协议是萨拉单枪匹马闯世界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

这家餐馆紧挨着她租住的老式红砖房子。一天晚上，在餐馆用过晚饭以后，她顺手拿走了放在餐桌上的菜单。菜单上的字迹潦草得几乎无法辨认，根本就不知所云。

第二天，萨拉给舒伦堡看了一张漂亮的打印菜单，菜名在右边排列得整整齐齐。

老舒伦堡十分高兴。在萨拉离开之前，他欣然与她签订了协议：她负责餐馆里二十一张餐桌的菜单打印。早餐、中餐、晚餐各一份，菜单每日更新。作为回报，舒伦堡将把一日三餐送到萨拉的房间里。

对这个协议，双方都感到非常满意。现在在舒伦堡家庭餐馆用餐的人可以知道他们吃到嘴里的东西到底所谓何物了。而在这个阴冷的冬日里，萨拉也有了食物得以果腹，对她而言这是眼下最要紧的事了。

已经立春，天气却依然是那么寒冷。一月间下的雪依然在街道上冻得硬硬的。

一天下午，萨拉在房间里冻得直打哆嗦。除了打印餐馆的菜单之外，她无事可做。萨拉从摇椅里站起来，看窗外，已经是春天了。

事情还要从去年夏天说起，在萨拉到乡下去的时候，她坠入了爱河。

在阳光农场逗留的两个星期里，她爱上了老富兰克林的儿子沃尔特。他们相偕而坐，他为她编蒲公英花环，他赞美说金黄色的花朵和她深棕色的头发是多么相称啊。她害羞得把花环留在地上，跑回屋里，一路上不停地摆弄着手里的草帽。

他们打算在春天结婚——“就在嗅到第一丝春天的气息的时候。”沃尔特是这样说的。然后萨拉回到城里，继续敲她的键盘。

一阵敲门声把萨拉从过去的幸福时光拉回到了现实里，一名侍者带来了

第二天的菜品清单。

萨拉在打字机前坐下。她是一个熟练的打字员，大概只要一个半小时，二十一张卡片就能准备妥当。

萨拉的手指在键盘上灵巧地弹跳着，就像小虫在夏日的浅溪上翩翩起舞。她依次而下，细致地让不同长短的菜名在卡片上各得其所。

就在她快要打到水果一栏的时候，萨拉突然冲着菜单哭了起来，眼泪从她充满绝望的心底深处涌了出来，盈满了眼眶。

她已经有两个星期没有收到沃尔特的来信了。菜单上的下一道菜是蒲公英——蒲公英和什么蛋？去它的什么蛋——蒲公英。沃尔特用金灿灿的蒲公英编织花冠，给他钟爱的女王，他未来的妻子。

过了一会儿，萨拉强忍住了眼泪，卡片必须得打完。恍恍惚惚中她朝键盘伸出手，她的心思完全不在这上面，她满脑子里想的全是她在乡下的爱人。七点钟的时候，侍者送来了晚饭，顺便取走了菜单。萨拉闷闷不乐地吃着晚饭。七点半的时候，就到了萨拉读书的时间。她拿出书，把脚搁到箱子上，读了起来。

门上响起了铃声，房东太太去应门。萨拉把书扔到一旁，竖起耳朵听着。楼下的大厅里传来了一阵嘈杂声，萨拉跳了起来，夺门而出，书落在了地板上。

你一定猜着了吧。当她冲到楼梯口的时候，她的小伙子也一步三台阶地冲了上来，一把把她抱在了怀里。

“你为什么不给我写信？哦，为什么？”萨拉哭喊了起来。

“纽约可是个大城市。”沃尔特回答说，“一周前我一来纽约就去你的旧住址找你，发现你早在某个星期四就搬走了。我到处找你，还找了警察。”

“我给你写了信的。”萨拉用力地说道。

“没收到。”

“那你是怎么找到我的？”

沃尔特笑了，笑得就像春天一样灿烂。

“今天晚上我到隔壁的舒伦堡餐馆吃饭，”他说，“每年的这个时候我都喜欢吃点时令蔬菜。我的眼睛在打印精美的菜单上找我要的东西，当我看到的时候，我跳了起来，弄翻了椅子，我大声地喊来了店主。他告诉我你住这里。”

“为什么？”

“走到哪儿我都能一眼认出你打的首行大写字母‘W’，它总是比同行的其他字母稍微偏上一点。”

他从口袋里抽出一张菜单，指着那一行。

她认出那正是今天下午她打的第一张菜单，靠右手顶端拐角处还留有她的一滴泪痕。但在本来应该是植物名称的地方，对金色花朵的回忆让她的手指敲了错误的键，两个菜名之间有一段注释：最亲爱的沃尔特加煮鸡蛋。

爱的磨难

[美]欧·亨利

乔从中西部来到纽约，梦想绘画。迪莉娅从南部来到纽约，梦想搞音乐。乔和迪莉娅是在一间画室里相见的，不久，他们成了好朋友，并且结了婚。

他们居住在一套狭窄的房间里，生活得很幸福。他们互敬互爱，双方都热衷于艺术。直到有一天，他们发现已经花完所有的钱之前，生活中的每一件事，都是顺心满意的。

迪莉娅决定去做家庭音乐教师。

一天下午，她对丈夫说：“乔，亲爱的，我找到一位学生，一位将军的女儿。她是一位性情温柔的姑娘。一星期我教三节课，一节课五元。”

但是，乔并不高兴。

“我干些什么呢？”他说，“你以为我可以眼睁睁地看着你工作，自己却轻松地搞自己的艺术吗？不，我也要挣钱。”

“乔，亲爱的，你真傻，”迪莉娅说，“你必须继续练习绘画。我们一周有十五元钱，会生活得很幸福的。”

“或许我还能卖掉一些我画的画。”乔说。

每天早晨，他们分手，晚上相见。

一星期过去了，迪莉娅带回十五元钱。她显得有些疲惫。

“克莱门提娜有时使我感到烦恼。恐怕她不会下苦功练习的。那位将军真是一位可爱的老人。我多么想你能见他一面呀，乔。”

这时，乔从口袋里摸出十八元钱。

“我卖给一个来自皮奥里亚的人一张我画的画，”他说，“他还订购了另外一张。”

“我太高兴了，”迪莉娅说，“三十三元。以前，我们从没有这么多的钱去花费。今晚，我们能吃一顿丰盛的晚饭。”

第二个星期，乔回到家，把新得到的十八元钱，放在桌子上。过了半小时，迪莉娅回来了，她的右手缠着绷带。

“你的手怎么了？”乔问道。

迪莉娅笑着说：“发生了一件滑稽事儿。克莱门提娜递给我一盆汤时，一些汤溅洒到我的手上。对此，她感到很抱歉，老将军觉得过意不去。但是，你为什么这样瞧我呢？”

“你今天下午什么时间烫着手的，迪莉娅？”

“我想大概是五点钟吧。那把熨斗，我意思是说那盆汤，是在五点左右备好的。你问这个干吗？”

“迪莉娅，来，坐在这儿。”乔说着，把她拉到长沙发上，并且坐在她身边，“你每天干了一些什么，迪莉娅？你真在做家庭音乐教师吗？告诉我实话。”

她哭了起来。

“我找不到一个学生，”她诉说道，“我就在一个洗衣坊里找到一项工作，熨衬衣。今天下午，一个女孩偶然间将一把熨斗放在我的手上，把我重重地烫了一下。告诉我，乔，你怎么猜出我不是在做家庭音乐教师呢？”

“很简单，”乔说，“我知道关于你的绷带的所有来历，因为是我把它们送给楼下洗衣坊里一个小女孩的，她用熨斗烫坏人的手。你明白吧，我也在你工作的洗衣坊里的动力机房里工作。”

“你画的画呢？你卖给那位来自皮奥里亚的人吗？”

“算了，你的将军和他的克莱门提娜，都是无中生有的，我那位来自皮奥里亚的人，也是胡说的。”

接着，他们两人都幸福地笑起来。